



蛾術編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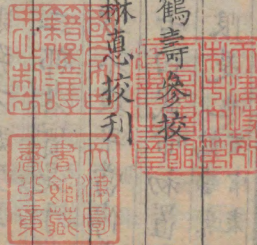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地二

漢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此見于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為十三部但河內河南二郡

蛾術編

卷三十八

一

世楷堂藏板

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于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敘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于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為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

鶴壽案漢百官表明

言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宏農而地理志班固自注于
京兆尹左馮翊曰高帝元年屬塞國于右扶風曰高帝
元年屬雍國于宏農河東二郡不言所屬唯于河內河
南二郡則曰屬司隸何地刺史武帝元封五年所置司
隸校尉征和四年所置京兆尹本為右內史左馮翊本
為左內史右扶風亦為右內史俱係太初元年更名宏
農郡直至元鼎四年始置然則征和以前未有司隸則
乃改為司隸校尉專或曰征和以前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當是雍州刺史兼治之宏農郡河南郡當是豫州
刺史兼治之河東郡河內郡當是冀州刺史兼治之若
七郡專設一刺史則是有十四刺史矣曰是不然三輔
為京畿重地豈有不專設一刺史者蓋十三州有定數
而管攝十三州之官亦有定員自元封五年始刺史十
三人地理志云武帝權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
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刺曰
益凡十三州置刺史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朔方等七
郡豫州刺史部潁川等三郡梁魯二國冀州刺史部魏
郡等四郡趙國等六國兗州刺史部陳畱等五郡城陽

域術編

卷三十八

二

藏板 世楷堂

等三國徐州刺史部琅邪等三郡泗水等三國青州刺
史治平原等六郡舊川等三國荊州刺史部南陽等六
郡長沙國揚州刺史部廬江等五郡六安國益州刺史
部漢中等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等九郡并州刺史部
太原等九郡幽州刺史部渤海等十郡廣陽國交州刺
史部南海等七郡自征和四年始司隸校尉一人察京
兆等七郡刺史十二人察十二州百官表云司隸校尉
征和四年置是也唯朔方郡雖屬并州以疆界濶遠添
設一刺史以糾察之不在十三人之內故胡廣曰漢既
定南越之地置交州刺史別于諸人之內故胡廣曰漢既
雍州置朔方刺史今案雍州當作并州漢時朱博趙岐
祝良郭丹皆為并州刺史蕭育翟方進平當又皆為朔
方刺史則知并州部
內固有兩刺史矣

省并朔方

司隸校尉自為一部其餘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并幽
交分為十二州州各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為十三部

此制已詳漢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于建武十一年省并并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及郭伋傳與前漢異鶴壽案續漢郡國志云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今案省減吏員始于建武六年至十一年省減朔方刺史并入并州蓋朔方郡本屬并州部內因地方遼濶故別置刺史以糾察之則知此一刺史本不在十三部之內故雖大員可以省減也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敘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續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國志無其治所鶴壽案漢志所書都尉治如左輔都尉治塞外翁龍埤西都尉治高陵主爵都尉治右扶風南部都尉治漢志河南尹雒陽河內郡懷縣河東郡安邑之類也續漢志

職術編

卷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州刺史治漢壽揚州刺史治麻陽益州刺史治臨菑涼州刺史治隴縣并州刺史治廣信則失書劉昭注引漢官儀以補之而司隸校尉治河南不知何以獨不書

許鄴洛三都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注引魏略以長安譙許昌鄴洛

陽爲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真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并每有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遷都于鄴紀雖于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揭明數語使觀者醒眼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其子丕受禪卽真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紀所

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

鶴壽案潁川郡許縣魏黃初二年改曰許昌故城在今河南許

州東北三十里漢魏郡鄴縣故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漢河南雒陽縣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輿術編

卷三十一

四

世楷堂藏

北二十里魏文帝以譙縣爲先人本國長安爲西京遺迹故與許鄴洛號爲五都

三國疆域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竝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

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
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
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卽今郡
揚治建鄴今丹揚郡江寧縣鶴壽案三國疆域已詳見
晉地理志魏武定霸三方
鼎立生靈板蕩關洛荒蕪所置郡十二新興樂平西平
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陽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
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魚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
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帝少帝增二上庸
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于漢建安之閒初置
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
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
臨賀武昌珠厓新都廬陵少帝景帝各四臨川臨海衡
陽湘東天門建安新昌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郡始
安始興郡陵安成新昌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郡始
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但萬林
二十四年所刊晉書脫誤甚多

蛾術編

卷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晉地理志與漢志異

晉地理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
有三是爲二十六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
昭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一十一似
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
厓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二則再除
其一又于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
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
其抵牾不合未暇細攷鶴壽案晉志與漢志其數不同
者晉志有重複又有脫漏故也
漢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
其郡大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

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
孝平凡郡國一百三而晉志謂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
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比漢志增其八矣先生輟
轉疑惑既欲去燕國膠西又欲去鄆郡黔中且謂漢之
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始終不得其解其實
合兩志觀之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卽秦之內史
漢之梁國卽秦之碭郡漢之南海鬱林日南卽秦之南
海桂林象郡武帝所置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馮翊
時已廢然則晉志所謂新置郡國七十一者京兆馮翊
扶風本爲一郡秦之閩中漢又未嘗置則此十郡國晉
山並非新置而秦之閩中漢又未嘗置則此十郡國晉
志乃重複計之而未嘗除去也漢志有真定國武帝元
鼎四年置又有泗水國故東海郡元鼎四年別爲國晉
志則脫漏焉若以七十一郡國去其十加其二而與秦
之四十郡合計之適得一百有三之數兩志未嘗有異
也至于秦之彭郡卽漢之丹陽秦之黔中卽漢之武陵
高帝所置燕國昭帝改爲廣陽文帝所置膠西宣帝改
爲高密非如閩中之未置又非如珠崖四郡之見廢胡
爲欲去之邪

城術編

卷三十八

六

世楷堂藏板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雖涼秦青并充豫幽
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朝分裂新置之州
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南北
再加以僞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
宋書州郡志敝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
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五之中亟有難
合千回百改巧秣難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之重
復如此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千餘年乎得其大
槩不細求亦可矣

鶴壽案南四朝所置之州宋有揚南
徐徐南宛宛南豫豫青冀司荆郢湘

江雍梁秦益寧廣交越凡二十二州此據孝武大明八年也蕭齊承宋初失淮北後失淮南有青冀豫北兗北徐巴其餘悉因宋舊凡二十三州蕭梁承齊天監十年有州至一百有七焉陳則地狹而州多西不得蜀漢北不得淮肥始終以長江爲限亦置州四十有二至于北朝後魏自道武克并州至宣武收漢川其地北逾大磧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故有一百一十州自洛陽之東皆爲齊境故有九十七州北周自孝閔奄有魏地至武帝兼并高齊乃有二百一十州此南北朝地理之大略也

隋罷州置郡

隋百官志云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地理志云煬帝并省諸州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一百九十案唐虞時九州十二州麻三代秦漢魏晉南

蟻術編

卷三十八

七

世楷堂藏板

北朝其名尚存至隋始革去州名事勢古今不同不可泥古宋州郡志有揚州南徐州南兖州兖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南齊州郡志略同惟多一巴州此名爲從前未有魏地形志新添之州名甚多漢晉每州所管郡甚廣地形志則每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郡者并有不領郡之州焉其州名新製者共有五六十梁陳齊周地理無考而州郡總數見隋地理志蓋承魏後其分析亦多至隋萬不能更爲沿襲名稱紛溷已極不便不但十羊九牧如楊尚希所云也

唐改郡爲州

舊唐書地理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竝稱刺史
宰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
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
也麻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
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以亂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
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
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
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
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但云
賊術編

卷三十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兆府京兆郡云
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云每州必州名郡
名竝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郡陝州則云陝州陝
郡州郡名同者猶必竝舉之而其中間亦有但列州名
者故于渭州下特發例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
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兼郡名也舊志但列州名顯
係脫漏不如新志之備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于卷首標題
爲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所謂

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劍南道九嶺南道十也此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分爲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又以關內道分爲二一爲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管州郡凡六一爲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爲二一爲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內即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一爲河南採訪使治汴州即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蓋指太守

職術編

卷三十八

九

世皆堂藏板

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切要者也而採訪使者大約爲守土官之領袖故新唐書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于節度使者通典卷三十二職官門謂始于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新書兵志同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餘不常置也蓋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初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以上俱本通典又舊志云至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

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閒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益多其列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于一家守土之臣幾無復

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書諸列傳及唐人碑板自見

壽

案唐外官監察各州者其名屢有改易其所統領亦前後不同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總軍加號持節使其後改曰都督總十州者曰大都督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荆并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鄆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議者以權重罷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之十七年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一年因十道分山

城術編

卷三十八

十

世措堂藏板

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其時京畿採訪使則裴贛關內採訪使則李尚隱都畿採訪使則盧綸河南採訪使則王道堅河東採訪使治蒲州河北採訪使治魏州山南東道採訪使治襄州山南西道採訪使治梁州隴右採訪使治鄠州淮南採訪使治揚州江南東道採訪使治蘇州江南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中採訪使治黔中劍南採訪使治益州嶺南採訪使治廣州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于節度使者其始專為邊方寇戎之地而設景雲元年以薛訥為燕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蓋起于此實卽前此之都督也其後諸道因用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植六纛外任之重莫之與京開元中凡八節度使一積西二河西三隴右四朔方五河東六河北七劍南八嶺南及范陽節度使范陽即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焉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志云宋受周禪有州百十一縣六百三十八
取荆南得州府三縣十七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縣六
十六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平廣南得州
六十縣二百十四平江南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陳
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
八十六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李繼捧來朝得州
四縣八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未入職方者惟
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分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
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
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
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
崇寧復置京畿路宣和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
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
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盛矣案此所列府州監縣之
總數與上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皆不合又不言軍若
干殊不可知爲是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後來增改并
省者多故不合邪下文言繇建隆訖治平末一百四年
州郡沿革無大增損則何也又曰厥後中原板蕩故府
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高宗渡江所存者兩浙兩淮

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建國
江左又百五十年德祐丙子并歸于我元而天下復合
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并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
師終之以燕雲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所其
可攷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史家志地理必據一朝以
爲定或據極盛或據極後宋史雖云據元豐其實志中
所列多厯敘宋一代之分割若漢地理之據平帝元始
續漢郡國之據順帝永和宋州郡之據孝武帝大明順
帝昇明魏地形之據東魏孝靜帝武定舊唐書地理之
據元宗天寶新唐書地理之據昭宗天祐不如是也且

域術編

卷三十八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諸書沿革據某朝則戶口亦據某朝而宋史戶口悉據
崇寧尤顯然者總敘與分列前後不相應其云今據元
豐所定不知其何所指惟廣南東路之廣州韶州循州
潮州連州梅州南雄州英德府封州肇慶府新州德慶
府南恩州惠州廣南西路之靜江府容州邕州融州象
州昭州梧州藤州龔州潯州柳州貴州慶遠府賓州橫
州化州高州雷州欽州白州鬱林州廉州瓊州南寧軍
萬安軍吉陽軍則戶口皆據元豐并有每路總戶口數
則皆據紹興而絕不言其故鶴壽案宋太祖至道開所
定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
定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
河東陝西京北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
西興元廣東廣西也仁宗天聖開所定十八路江南分

爲兩路川峽分爲四路也神宗元豐開所定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京東西路等是也至徽宗崇寧開置京畿路
宣和間又置燕山雲中兩路凡二十六路先生謂史家
志地理或據極威或據極後而宋史云今據元豐所定
并京畿爲二十四路此最斟酌盡善蓋南渡以後僅存
十五路宋之極後固不可紀卽置燕山雲中時名爲極
盛國勢已非故就二十三路加以京畿一路雖曰據元
豐實則據崇寧二句須一連讀也所列府州監縣與上
所得之數不合者太祖開寶時并省湖南州縣仁宗廢
秣時并省河南諸縣神宗熙寧時并省天下州縣又廢
州軍監縣故也其地理既據崇寧故戶口
亦據崇寧宋史本不誤先生誤讀之耳

宋史地理校誤

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小字注有銅有杜陽監銅北監
板作錦杜北作桂北是平蜀得州府四十八當作六

小字注有蜀北作眉武北作戎北是平廣南得州六十

蛾術編

卷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小字注有忍北作恩瀧北作龍頤北作禹順二字北是
平太原小字注有忻北作祈南是敘良嶽事小字注取
大鹿數百千盡殺之以餉衛士盡北作頭屬上讀餉北
作啗此皆別無所據特以意改而其實原本文理甚通
殊不必改此等甚多今不具上南門曰永順北作冰順
此鈔胥之誤而校對者竟未校出南是而北誤此等甚
多今不具濟南府屬縣小字注未有一城字衍北無是
沂州屬縣費望望字應小字旁注京兆府監二小字注
八年置鑄銅錢銅北作鐵北是陝州大都督府監二以
下大字及小字注北俱無北是秦州屬縣四清水下小

字注有弓門等二十九砦砦北作里亦非當作堡又安遠砦小字注秦州又有安遠等五砦遠北作達北是鞏州屬縣三定西下小字注有東西北作通砦六下小字注廢寧遠砦爲鎮屬承寧北作來遠永寧又未詳何年以砦爲縣脫縣字北添末撲麻龍堡脫堡字北添北皆是西寧州賜郡名曰西寧北作西平是紹興府諸暨縣小字注百龍泉一銀坑百北作有是新昌縣下小字注淳化元年省淳化北作淳熙省北作改是鎮江府丹陽縣緊北無緊字疑非衢州戶下若干脫口字北有是淮安軍五河縣下小字注咸淳七年置有澮涇馳崇淮

輿術編

卷三十八

十四

世楷堂藏板

五河南多脫北是懷遠軍下縣一荆山南脫山字荆湖北北路鼎澧辰沅靖邵全州靖邵南作清郡非道州南作通州非荆湖南北路南作荆湘非建寧府監一豐國小字注咸平二年置鑄銅錢南多脫从北添崇慶府下新津下注望江原下注望唐唐安云云北無江原江原下注卽新津縣注北傳寫誤脫又彭州似應跳行另起接寫非永寧軍導江小字注乾德中有彭州康隸熙寧三年軍廢復隸彭州後復于此置軍北作自彭州來隸去置軍軍字北是瀘州縣三下小字注之後南北俱挂空然後提行瀘川云云皆非是應連寫江安縣下注有

南田有武寧安遠等砦南作南舊及安遠縣砦皆北是
大抵南監全不校對只據寫手所寫便刻北校刻稍精
復多杜撰今于其文義顯然背謬者皆不悉出

蛾術編

卷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蛾術編卷三十八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進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三

西王母

爾雅釋地酆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云酆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西王母乃地名

而山海經漢武內傳以為仙人蓋後儒之曲說鶴壽參西王母

國名也在今甘肅肅州三朝記云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荀子云禹學于西王國竹書紀年云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淮南子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則知其為國名無疑矣西山經言流沙之西五百五

蛾術編

卷三十九

一

世楷堂藏板

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在今甘肅肅州西七十里漢地理志所謂臨羌西北塞外西王母石室穆天子傳所謂羣王之山是也經又言西王母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此述其民俗所尚猶之句吳之俗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而讀者不察遂以為神仙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此敘穆王賓于其國其國君禮之所稱西王母者猶之赤鳥之人曹叔之人讀者不察又以西王母為婦人不予亦異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雍州末節水道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龍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

曰地理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

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也案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蔡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地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此說非是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

縣西南羌中則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宋龍支縣近在今西寧縣東南八十里爲漢金城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蘭州府河州治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蓋積石山本在徼外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境有積石山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內地此皆小積石卽酈注唐述山也漢段熲破西羌且門且行四十餘日

至河首積石山唐李靖等攻吐谷渾踰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此大積石也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爲大積石然則蔡氏在宋時當云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爲是夏陽今同州府韓

蛾術編

卷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蔡傳云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案夏陽縣下脫去北字非是又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韓城縣及河中府龍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也渭泃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

于華陰故曰渭泃也

鶴壽案近儒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胡朏明禹貢雖指皆以大積石

爲禹貢積石山小積石爲水經注唐述山先生用其說以駁僞傳正義是矣但未指明大積石今在某處西山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

南羌所導積石山西經云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勃海即蒲昌海海外北經云鄧林焉所導積石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注河出昆侖潛行地下去至蔥嶺復出注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爲中國河單氏新校正曰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括地志謂今名小積石在河州枹罕縣西七十里又謂河經吐谷渾界大積石然後至小積石是有二積石然夏書之積石山不當太遠唐人所言河源亦不足信大積石或出附會石門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南即積石之南麓今案畢氏之說非也畢氏自言玉山在西南即積石西七十里又言積石山在西寧縣東南不知西寧縣遠在肅州之東南若大積石在此則與經所云又西三百里大相反矣大積石今名大雪山在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里禹所導也小積石本名唐述山在河州西北七十里非禹所導也括地志所言甚明自李賢社佑等誤以小積石爲大積石著述家互相爭勝屢有翻

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

蛾術編 卷三十九

四 世楷堂藏板

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確自僞孔剏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尚可強說至此則窮矣禹治水成功在堯時堯都平陽禹至西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尚須從汾水往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西至渭汭于是僞孔不得不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訖又到雍州且云諸州皆然然則禹終年僕僕道塗何暇治水邪至宋人改爲貢道又算出兩路來蔡傳云雍州貢道有二東北境自積石至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東西莫辨且不必論至胡先生渭又以傳逆流曰會

不必泥逆水西上當作逆水而上謂雍州南境貢船出渭水後逆河水而上與北境貢船相會一處且為的實指出渭汭為今韓城縣界北連龍門東對汾口雍州南北兩路貢船相會于此然後東轉直抵平陽且云疏不悟傳之有誤字而強為之說吾不知之矣

梁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云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亂橫渡也案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

蠡術編

卷三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有沔稱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出隴西首陽縣西南烏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河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即潛水自西漢溯流而属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逾沔矣

蔡傳引岡穴作

岡北外

阻漾枝津者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

謬不通

漢壽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

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從舟至沔

縣南經所謂浮潛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

河則至雍州矣鶴壽秦潛水非即西漢水其以西漢為潛始千鄭康成蓋指廣漢郡葭萌縣之

為潛也朱鶴齡愚菴小集嘗辨之曰雅漢所謂水漢諸家

從無明辨尚書正義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中通岷山下西南

潛出舊俗云即禹貢潛水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潛水

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庾仲雍以墊江

縣有別江出晉壽縣此即潛水余案今保寧府廣元縣

地漢曰廣漢蜀曰漢壽晉改晉壽隋改綿谷石穴水當

是經綿谷出宕渠杜少陵詩綿谷元漢疏通即為西漢

康成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

蓋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支流

與西漢迥不相蒙漢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符

賦術編 卷三十九 六 藏板 世楷堂

狩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即西漢鄭康成始合而為一漢元孔穎達輩因之疑鄭氏說不足信及及水經注西
漢水自嶓冢而下即合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為嘉陵水又東南經宕渠縣合宕渠水乃知西漢入潛故世遂
以潛為西漢耳若必如注疏求所謂出漢入潛者為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
漢相為沿注哉梁州沔于潛逾于沔因潛水伏流故沮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當是不妄而黃氏
非之過矣今案愚菴之辨謂潛在今廣元縣是也西漢水今名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流入廣元縣境與東漢
水則諺矣宕渠縣之潛水今名渠江發源於保寧府巴州小巴嶺東南流逕順慶府遂州營山縣渠縣廣安州
至重慶府合州入嘉陵江此又是一水與禹貢無涉

此經宋人妄指為轉輸重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
其實是禹巡行梁境畢從梁至雍治水有陸何不可由
乎蘇氏軾不知潛水伏行逾于沔即歷岡穴而以為禹

時通謂襄爲沔逾于沔卽逾于襄不知由沔溯襄一水直達不可言逾其說旣誤蔡傳云經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則又不解經不可兩言逾而變文之妙閻先生若璩又因貢物載巨艦襄斜水淺難行經爲入于沔逾于渭若由沔入渭必須陸行五百餘里者此其重勞民力可決爲必不然矣胡先生渭慮貢物難以陸運必須從水因言襄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者但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綫裁得通舟歷年旣久舊迹已湮耳閻胡總由誤認作入貢故紛紛衍說豈知經文所敘原是禹一身巡行治水輕裝減從之事自潛逾沔歷固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沂襄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禹豈必欲盡從水道哉逾沔入渭當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爲確非沔渭可通也

黑水

黑水禹貢凡三見梁州云華陽黑水惟梁州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南海三危在西裔則黑水從西徼外流至極南而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之三黑水是一古黑水見于紀載者惟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

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水經

注若水出蜀郡犍牛縣徼外今黎大所南有漢旄牛縣故城東南至故

關為若水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開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東南流大度水

注之又南過越雋郡邛都縣西印都縣今建昌衛又南逕大犛

縣入繩水自下通謂之繩又南逕會無縣縣今會川營地與孫

水合冕山營東北有孫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縣屬越雋蜀漢置雲南郡改屬

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淹水注之又東與母血

水合漢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入繩母音無案漢會無遂久三絳姑復並屬越雋今

雲南姚安府治姚又東北至犍為郡朱提縣西為瀘江

水後漢書劉尚擊西夷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犍牛徼外經朱提至楚道入江朱提

蛾術編 卷三十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縣西南二百里得堂琅縣東八十里有瀘津水左右馬步裁

通有瘴氣經之必死自朱提至犍道漢犍道縣犍為郡治今四川敘州府治空賓縣有水

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若水又徑越雋之馬湖

縣又謂之馬湖江縣今為四川馬湖府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度

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或言入若又言注繩咸

言至犍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也胡先生錐

指據此以為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冲河自冕山營西

徼外營故寧番衛在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

南金沙江合金沙江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名犛

水譌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印

井衛東南

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又東至

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

南又東經敘州府南北入大江鹽井營東南蓋卽漢大

祚縣界繩若合流處若爲建昌衛西打沖河繩則姚安

府北金沙江也此其說繩若則可矣而卽以此爲滇池

所祠之黑水案漢滇池今雲南府治昆明縣也錐指疑

金沙卽黑水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無論金沙非黑

水而會無今會川營南距昆明甚遠以爲卽所祠黑水

可乎且漢書于若繩二水竝不名黑水山海經言黑水

聞有若木若木聞有若水亦不以若水爲黑水水經注

蛟術編

卷三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敘次若水不過言自朱提至楚道有黑水與水步道羊

官水竝稱三津其經流竝無黑水名目亦不以若水爲

黑水乃因若繩入瀘盧訓黑展轉牽引遂以若繩瀘皆

爲黑水

以瀘水爲黑水杜佑有此說而所指乃西洱非若繩也亦非是

而以爲卽漢書

滇池所祠之黑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又因此水入江

不入海而以爲入海之黑水乃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

黑水

史記導黑水條裴駢集解載鄭注引地志黑水祠云云則知黑水祠卽導水之黑水非別爲梁州之

黑水錐指說本薛季宣薛之解經每出胃臆恐未可從導

水之黑水有所過之山有所入之海原委歷然錐指又

闕而不解且歷舉唐樊綽宋程大昌元金履祥明李元

陽諸家說而一一較正其非予深服胡先生學博心細不肯輕信穿鑿傳會之談故于後案導水節已遵先生而大鳴其旨以為此水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微外不知從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康成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三危明則黑水所經略可想像今于梁州黑水禹貢為第一見經文只有兩字先生乃獨于此節別誤一黑水以當之

雖推行大費苦心究屬未安亦當闕疑為是鶴壽案禹貢九州之

界限有以南北言者沈揚荆豫梁五州是也沈州北有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亦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為梁之北界則黑水為梁之南

城術編 卷三十九 十 藏世楷堂

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並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為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今已無攷後人因謂梁州之黑水即雍州境界無此在梁州西界乃取西洱河等以實之但梁州境界無此遼廓故薛季宣書古文訓謂黑水即瀘水此雖未有以見其必然亦未嘗有以見其必然也季宣所謂瀘水蓋指若水下流之瀘江在今四川敘州府屏山縣南若水一名打冲河出今西藏裏唐城西北匝巴顏喀刺山東南流千五百里至古對界曰鴉龍江又東南千六百里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南與繩水合少湓又東逕雲南東川昭通二府界又東北至四川敘州府屏山縣南曰馬湖牛縣至空賓縣東南與江合漢地郡志久隸郡水出微外東至微道入江旄牛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遂久藝縣在今寧遠府鹽源縣西水經若水篇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微外南過越萬印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又東北至捷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又東北至楚道縣即今宜賓縣朱提縣在今屏山縣境無縣即今會理州在屏山縣西南故水經稱若水由會無東北至朱提也朱提縣有朱提山在今宜賓縣

西南五十里與屏山縣接界漢棧為郡治楚道縣水經
若水注謂朱提縣在郡南千八百許里錢氏新斟注地
理志謂在今貴州大定府威寧州境洪氏乾隆府廳州
縣志謂朱提山當在今烏撒府境此皆依鄺道元為說
烏撒府即威寧州北至宜賓縣無過八百里既不合八
千百許里之說且遠在會無之東南水經何以云由會
無東北至朱提乎惟威寧州之西四百六十六里今為
雲南東川府漢為犍為郡堂琅縣蜀漢改立朱提郡鄺
道元說大率指此唐武德元至朱提始有瀘江之名則梁
不在此也水黑曰盧若水元朱提始有瀘江之名則梁
州南界西南偶當以此為限自未提以西皆為微外地
自宜賓以東始為梁州地瀘江水自屏山縣東流逕宜
賓縣南又東與大江合逕南溪縣北瀘州江安縣北納
溪縣北瀘州北又東北逕合江縣西北重慶府江津縣
西北巴縣西北長壽縣西北涪州西北忠州黔都縣西
北至巫山縣北又東逕夔州府萬縣北雲陽縣北奉節縣
得通稱黑水矣先生為梁州之南界蓋大江既納瀘江亦
也但所引水經注云云何以專就胡氏
禹貢錐指鈔錄並不向原書採取邪

越術編

卷三十九

十一

世楷堂藏板

第二見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
于西河黑水在西徼外梁以為西北界雍以為西南界

義已見上也鄭仍約言之未嘗鑿指鶴壽案禹貢九州

言者冀青徐雍四州是也冀州處東河西北之閒青徐
二州皆東至海西至岱雍州則西河為東界黑水為西
界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黑水其源流雖不可
攷然三危山固其所經也禹貢注引地記云三危山在
鳥鼠之西南當岷山鳥鼠山在今肅蘭州府渭源縣
西二十里西南危山又在其西與四川松潘廳北之岷山
南北相值然則雍州西界當自渭源縣北行逕狄道州
皋蘭縣踰河北行少西逕涼州府平番縣東境而止禹
貢原陸底績至于豬野漢志云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
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水經注云武威縣在姑臧城
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地理
志云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
一水北入休屠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行百五十里入
豬野俗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豬野在鎮番縣而谷

水爲豬野澤上源在武威縣此固與黑水同爲雍州之西界也

第三見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予既采鄭注并唐杜佑說又竊取胡先生渭錐指之義謂黑水當闕疑矣乃蔡傳則曰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案地志符黑水云云北至犍道入江符黑水者此水至符縣成流故名之也據地志則此水在梁州與雍州無涉且北流非南流入江不入海

北水在今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都蠻部自承

犍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 蔡上刪符字以與禹貢黑水爲一

下刪入江句以避至于南海之文其妄至此將謂天下後世竟無一人見漢書邪其下又引水經黑水出張掖

城術編

卷三十九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雞山云云犍爲張掖相去絕遠豈可併而爲一又曰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金沙江有二一卽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犍道入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卽此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甸古朱波也漢謂之揮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明矣然此水下流雖入南海上源究亦荒遠無攷况緬甸去梁州遠甚苟以此爲梁之西界則其地西

被吐蕃南跨雲南極于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必無此理且三危雍州山也綽欲以緬甸金沙江爲黑水遂移三危而南之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更屬謬妄原蔡意連引地志水經樊綽三說者蓋欲以犍爲張掖斷不可合樊綽之言斷不可據而流耳無論犍爲張掖斷不可合樊綽之言斷不可據而犍爲張掖之水何以知其與金沙江相爲首尾邪蔡又以己意爲之總論曰梁雍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

域術編

卷三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案蔡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岡脊以西之水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其謬有不可勝言者鶴壽案海內西之虛在西北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東行又東北南入海單氏新按正云北海卽揚州之海漢水合江入黑水合河入海也高誘謂洋水卽養水關駟謂漾水出昆侖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冰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南海卽揚州東大海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鄆州鄆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今案卑氏據此以爲黑水入海之證其實不然黑水之源無攷南山經云灌相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則在南方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元趾未必是潞
江之二池漢地理志云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在今
雲南府晉寧州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郡即今甘肅甘州府張掖
縣過三危山入于南海張掖郡即今甘肅甘州府張掖
縣括地志云黑水源自伊吾縣北伊吾縣即今哈密在
嘉峪關西北千六百里二處亦並無黑水然則海內西
經謂與河水洋水同出昆侖事或然也黑水之流亦無
可攷戴貢原水地記取雍州言之而潞江發源西藏在
今四川敘外南流入雲南界不但與雍州無涉特與梁
州亦無涉孔氏正義謂張掖敦煌並在河北黑水得越
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也此以三危在
敦煌故有是說不知三危在積石之南黑水不待越河
而南三危南值岷山黑水或自三危南流入于岷江下
至揚州東
入海也

蔡傳述程大昌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
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

蛾衍編

卷三十九

十四

世楷堂
藏板

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
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雋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
不知載籍必不能傳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
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在蜀
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
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案杜佑通
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
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
瀘水卽黑水也此說乃程說所本漾濞水見唐書其源
名可跋海在今烏思藏之西南唐古特之東東南流逕

麗江府又南逕劔川州浪穹縣鄧川州又東至大理府
太和縣南又東匯爲西洱河卽漢志及水經所謂葉榆
縣東有葉榆澤是也此水本無黑水之名但自葉榆以
下分而爲二其支流則水經注所謂自葉榆縣南枝分
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又合繩
若入蜀江卽杜佑所謂東出會川爲瀘水者是雖瀘有
黑義然本非葉榆之正流不過與若繩瀘通流入江耳
且旣入江不入海則與禹貢不合若繩瀘且不得爲黑
水而況可以此爲葉榆卽黑水之證乎至葉榆正流則
水經注謂自葉榆縣流逕邪龍縣東南又逕滇池縣南
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麓冷縣入海雖似與經
入于南海相應但水入南海者多矣何以知葉榆卽黑
水且漢志益州郡于滇池縣則言有黑水祠于葉榆縣
則言有葉榆澤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
太和縣相距八九百里不得云滇池卽葉榆又何以知
葉榆縣之葉榆澤卽滇池縣所祠之黑水葉榆蠻語文
義與中國不同何以見其因榆葉所漬得名道元竝無
此語卽或大昌所見本有之亦何以知榆葉所漬之水
必黑也且其地在蜀之西南甚遠而大昌謬云正西卽
云在蜀之西矣梁州之境而及此不太遠乎且三危雍

州山也而黑水實經三危于是又欲尋葉榆之上源以爲在雍州之西徼支離極矣乃云葉榆東北距宕昌不遠不知宕昌國唐爲宕州地今在岷州南二百五十里古梁州北界雍州南界計其西南距漢之葉榆今之大理三四千里而猶云不遠乎且卽使葉榆距宕昌不遠而三危竝不在宕昌又豈得以宕昌卽三苗種裔遂謂古之竅三苗于三危者卽在此處而葉榆之上源經過此與經至于三危相應乎程說之謬如此蔡傳載之無識甚矣

鶴壽案梁州境界斷不及今雲南等地況移之以釋雍州宋儒誠爲荒謬先生駁之是矣至韓

汝節所引墨溪黑水此出近志更不足駁

蜮術編

卷三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三危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饗也三危西裔也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是也竄者竄其君并其臣而放之三危有二說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檣柢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胡渭以爲後魏世祖太武帝本紀太平真君六年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

西渡流沙那急追被囊拒戰破之遁走追之度三危至
雪山卽此三危也隋地理志亦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
危山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括地志云三危在沙州
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杜佑通典亦云沙
州敦煌縣舜流三苗于三危卽其地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亦云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沙州敦煌縣三危
山在縣南三十里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卽此亦名卑羽
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地屬行都司後棄之化外肅州舊

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以
此推之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胡氏此說本之杜預然

杜預說乃鑿空誤出左傳正文竝無之卽漢地志敦煌

亦竝無之蓋因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故有是言見
陰戎世爲先王屏斥不居中土禱杌惡獸借以指陰戎

與三苗無涉襄十四年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曰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卽此戎也杜

預傳會其說謂其與三苗俱放後人遂謂三危之山在

瓜州不足信也鶴壽案鮮水西北白龍堆沙之東有山

水者今之青海番名呼淖爾直沙磧之東西寧府之

西肅州甘州之南積石之北漢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

有白龍堆沙蒲昌海西域傳云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
垂近漢當白龍堆括地志等書咸謂沙州敦煌縣有三
危山故邊衛志云白龍堆在沙州衛西沙形蜿蜒如龍
變改無定東倚三危北望蒲昌也今案禹貢言導黑水

蛾術編 卷三十九

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河既行積石之南東北屈曲過雍州之北折南經雍州之東爲龍門西河南抵華陰而河所出山自枯爾坤西南接岡威斯西北爲于闐南山直抵蔥嶺則河北之水不得絕之而南以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經過蓋禹貢之三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烏鼠山之西三苗居此而允姓之戎則居于瓜州後世混而一之遂于瓜州別指一山爲三危耳

禹貢三危凡二見雍州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鄭注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烏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又下文導黑水至于三危今烏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本多不知以何山爲古三危孔穎達云山在河南則亦以康成爲據但腹是口非耳最可怪者水經云江水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

蛾術編

卷三十九

十六

世楷堂藏板

過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正可證三危在岷山北而酈道元引山海經云三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詳道元之意似誤合二說以爲一計岷山與沙州相距約二千里既云與岷山相接則與鄭元所引地記合安得復言在敦煌南乎水經末卷又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與洛水出三危自相矛盾水經末卷乃妄人附益所說山水率多紕繆乃道元注又引山海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烏鼠山西尚書所謂竈三苗于三危也此條本與鄭元合道元乃引以注敦煌南之語其下復綴以春秋傳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瓜州卽敦煌漢武帝分酒泉置此南有鳴沙山亦曰沙州云云豈非道元誤合二說以爲一邪不知二說斷不可一當以鄭元說爲正而山海經水經各有二條皆

一是一否當擇取之

引山海經云三危之山在鳥崑山

西鳥崑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禹貢鄭注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崑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今案西南當作東南蓋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廳北二百三十里其北值蘭州府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里其東值河州而渭源縣在河州東南三危既在鳥崑之西則居積石之正東鄭誤以爲西南也至水經江水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過廣漢雒縣南東南注之江陽縣卽今四川之瀘州雒縣在今成都府漢州南雒水卽出雒縣章今爲什邛縣地遠在松潘廳之東南然則水經所謂雒水從三危山或卽指章山亦未可知而斷非禹貢之三危也雒水所從之三危在岷山南而先生謂正可證三

蛾術編

卷三十九

克

世楷堂藏板

危在岷山北謬矣漢志云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崑同穴山在西南知鳥崑在首陽則知三危亦相去不遠鄭道元誤合敦煌之三危于首陽而先

河源

自古言河出崑崙而雍州崑崙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有兩崑崙一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曰西王母此荒遠無稽不必深論一云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

此崑崙在中國西北然亦不可得詳爾雅河出崑崙虛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此亦不言崑崙所在史
記大宛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
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
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輿術編

卷三十九

二十

世楷堂
藏板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案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
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名之故太史公云不睹
崑崙所在當置勿論而自于闐東注鹽澤伏流出爲河
源則史記已有明文矣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
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
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是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袤三百里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
此敘兩源尤明確其潛流至積石處古來無人目驗其
狀故終于湮晦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
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此理之可信者凡言河源當以此
爲正水經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
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
海又南入葱嶺山出山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冥國南
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
山下有石門

此十三字錯簡在前
今從鄭注移置于此

案此敘西域兩源較

漢書尤爲明備杜佑謂敦煌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

域術編

卷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從漢至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
田碧海之變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不知蒲
昌以東潛流地中所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者不過
因河關以西皆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睹故假三郡
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
佑所疑皆屬謬妄而史記漢書水經確有可據特隱淪
之脈罕能目驗後漢段熲至積石山僅及其山趾而止
唐李靖侯君集征吐谷渾直踰其山而武人無識不能
言重源又發之事後人所以不篤信也

鶴壽案河源出
自昆侖爾雅有

明文此無可疑者獨昆侖之虛有言在中國西北而主
于闐之說者有言在吐蕃西南而主紫山之說者近卑

氏山海經新校正則悉翻其說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河
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畢氏曰山在今甘肅肅州
南八十里漢志云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
母石室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十六國春
秋云涼張駿時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
體周穆王見西王母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又刪丹
西河名云弱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
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昆侖山漢武帝
案古圖書以為在干闥唐以為在吐蕃雪山皆非北昆
火教腦兒為河源言是采甘思東在吐蕃雪山皆非北
命也經云槐江之山南望昆侖東望恒山明昆侖去恒
山不甚遠若在于闐何由相望又古言昆侖皆是西北
去中國亦止數千里耳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
西北鄭君注尚書引禹所受地說書云昆侖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說文云邱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
侖東南漢志云黃帝使冷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
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傳所言實沈之遷在今山西境
昆侖之陰呂氏春秋作阮境之陰沈即代郡五阮關隄
即西隄雁門山亦在山西即在西接陝西以至甘肅皆在
西北以此知昆侖之邱即在甘肅必非于闐吐蕃之山

卷三十九

主

世楷堂藏板

蠅術編

矣張守節謂肅州乃小昆侖非河出者後世皆仍其誤
攷博物志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
昆侖則古以小昆侖為在大秦國而肅州之山為夏書
山海經之昆侖無疑也

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中國唐貞觀中始朝貢
積石秦漢為西羌地晉永嘉後為吐谷渾所據及高宗
龍朔中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為吐蕃地自後使命往
來皆指吐蕃中水從西南來向東北流與積石山下河
相連者為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
所出杜佑首主此說而力排漢人葱嶺于闐河從蒲昌
海伏流至積石方出之說唐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
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與地廣記作薛元鼎蔡傳從之元史亦

非恐非使還踰湟水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

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河水

益狹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閒下

合眾流故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

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

狹故號磧尾其地蓋在劔南之西此說又在杜佑之後

但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都城言之今元

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當在吐蕃都城東北

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

賊術編 卷三十九 三 世格堂藏板

以為崑崙者乃在其東北此不可信蔡傳引漢西域傳及元鼎二說而以

元鼎為是不足信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

往來河源自河州東寧河驛西去四閱月抵河源在吐

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祭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朱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

撫使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

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

來名亦里赤與赤賓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

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

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度又四五日兩山峽東

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
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白八九股水至
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地名闊卽
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近北二
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合河合崑崙以東山益高行

五六日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
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
里始有州治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
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以上所言果是則不但三代
秦漢相傳河源在中國西北者一槩抹殺卽唐人云崑
崙在吐蕃國中西南爲河所出而此云河源又在崑崙
西南一月程是唐人亦僅得半也但劉元鼎以紫山一
名悶摩黎爲崑崙都實以亦耳麻不莫刺一名騰乞里
塔爲崑崙是二是一皆不可知番語無定固難攷信然
其所行同係吐蕃一路雖所至有遠近大約二說實相
表裏自此以後無不遵用其說者不但學者好事翻新
亦因吐蕃河與積石山下河相連有目共見而鹽澤潛
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悶難知故耳難知者
未必非共見者未必是積石乃禹導河之始都實自河

州西行當身歷其地乃竟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禹

之積石則其鑿空妄語何足深據當從舊說

鶴壽案戴東原水地

記錢獻之新料注地理志皆謂昆侖虛卽巴顏喀刺山河水出其東麓今案昆侖山在今青海右境西南河水發源于此東南流折而西北又折而東北凡二千七百里皆行塞外至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始阿布山色爾夏府平羅縣東入鄂爾多斯界又東北抵阿布山西南折喀刺山又東逕噶札爾賀邵山南大漢得兒山西南折而東南逕默爾楚克賀邵山北抵九爾哈卽圖又東南折而南入塞自此爲中國河矣

積石龍門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疏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案呂覽仲夏紀古樂篇

蛾術編

卷三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云禹鑿龍門降通滲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爲防原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禹所施功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案蔡意亦以積石在龍支故以積石至龍門僅三千里沿流之誤固不必言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既難屬詞且施功甚略故總括爲一句

耳其所經行皆雍州域內豈爲荒遠蔡見朔方西涼不
入宋版圖遂言荒遠謬甚蔡傳又曰李復云同州韓城
北有安國嶺東西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
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
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
峽開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
如萬雷余攷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
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
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是如此則
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

蛾術編

卷三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知此說何所攷也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
本漢定襄郡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若謂
此皆禹鑿禹之輕用民力一至于此真正妄談不足與
辨至龍門之鑿則載在傳記者甚多墨翟呂不韋劉晏
賈讓酈道元述之已詳乃云不詳其所以鑿是諸書蔡
皆未寓目邪

蛾術編卷三十九終

蛾術編卷四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四

冀州梁岐非呂梁狐岐

禹貢冀州壺口治梁及岐壺口上連孟門下控龍門固為阨要處而下言梁岐鄭注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于此言梁岐者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偽孔傳亦云梁岐在雍州宋晁以道劄論謂梁為呂梁岐為狐岐皆冀州山非雍州山蔡沈從之愚

蛾術編

卷四十

一

世楷堂藏板

謂梁非呂梁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得湍水口湍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行河流激盪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續漢志并州西河郡離石縣下並無此言今于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岨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水經云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孟門山與龍山相對大禹疏通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以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詳玩道元之說于湍水

一條則言呂梁于北屈一條則言孟門于龍門一條乃
言梁山且明指此為禹所疏決則知道元竝未指呂梁
為梁山且呂梁在壺口之上壺口又在梁山之上道里
秩然絕不相溷自晁以道取道元兩說強合為一蔡沈
宗之故集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而
又誤以此山卽左傳穀梁爾雅之梁山案道元言呂梁
在善無之西南離石之東北據魏書地形志恒州善無
郡善無縣漢屬雁門後漢屬定襄天平二年置郡來屬
此縣自隋以下茫昧不可得詳其離石則卽明之石州

改名永寧州者州東北一百里有骨節山

一作較積山
與太原府交

蛾術編

卷四十

二

世楷堂
藏板

城縣接界
俗稱呂梁山

其去河尚遠酈注乃有河流激盪之言意

者古今地勢變易故陵谷頓殊但就其說原未指為禹

貢梁山何得妄事援引

今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
峽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

如雷與酈注所言相似但南去離石四百餘里又朔平
縣平魯縣西亦有呂梁山迤志以酈氏所言當之則更

在河曲之北
去離石愈遠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

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詳三子所言呂梁疑卽酈注之

呂梁蓋離石西南距孟門雖遠既為河流激盪則當其

未鑿而為孟門之害亦無足怪元和志唐初分離石地

置孟門縣孟門關在縣西當亦因三子及酈注之言遂

令離石之縣與關俱蒙孟門之名耳非孟門與離石必

相連接也然則爾雅毛詩三傳之梁山此禹貢梁山也尸子呂覽淮南酈注之呂梁此別自一山也蔡傳皆合而一之其妄甚矣岐亦非狐岐也蔡亦惑于鬼以道遂于集傳誤其語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在今汾州介休縣酈道元云後魏于狐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今六壁城在勝水側實古河逕之險阨案狐岐山今在孝義縣西八十里盤村原一名薛頡山與介休縣接界與經及岐無涉而蔡謬云云其妄尤甚總之永寧州之呂梁去河二百餘里孝義縣之狐岐去河三百餘里若謂堯時洪水懷襄大河汎濫至此二山下須禹

蠅術編

卷四十

三

世楷堂藏板

治之尚可蔡竟指為河流扼要處與龍門無異而曰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不幾眯目而道黑白乎胡渭不信而闢之詳見錐指可云卓識近日戴震號為善于經惜不守家法于此梁岐棄鄭注不從反遵宋人

妄譚此甚非也

鶴壽案禹貢一書先分列九州之山川所以表每州之界限也後總敘九州之

山川所以見脈絡之貫通也由冀而沈而青而徐而揚而荆而豫而梁而雍而西通也而施功之次第也冀州為開卷第一州而即雍州之山必無此理故戴東原謂汾西河東自燕京別而南離石水所出口梁山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百三十里東接交城縣界北連赤嶺嶺接嵐縣界西踰谿谷為臨縣一名呂梁舊說以梁岐為雍州山非也禹貢先言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治次言梁岐梁岐之西水歸于河梁岐之東水歸于汾此二山為汾川以西羣山自北而南之脊舉之以見汾西河東其地就治不得謂壺口一役兼及雍州也況韓

城之梁山雖近河而渭北之岐山遠隔在漆沮涇水之
西誠使越漆沮涇水至于岐下則雍州自渭以北所當
治者幾于備舉矣然謂禹貢赤狄孝文呂梁劉王岬諸
山實一山之所盤回高貢之梁岐純名也呂梁孤岐特
耳蔡仲默取屍以道說而援據悉謬一引爾雅左氏穀
梁證晉山宜屬冀州皆非離石呂梁一引呂覽本出尸
子亦見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
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隔起重山不濱于河無
事疏鑿一引水經注西流歷于呂梁左合一水出善無
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里餘里後人以保德州河曲縣
西南二十五里之次弟放之地望適協其地有禹鑿之跡
注自北而南之次弟放之地望適協其地有禹鑿之跡
河自東勝州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河曲縣西北轉而
西流九十里逕天橋峽下至保德州西五十里折而南
逕興縣西又南百七十里至臨縣界道元言呂梁洪在
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據河至離石縣界馬彪言呂
西流九十里逕天橋峽下至保德州西五十里折而南

卷四十

四

藏世楷堂

梁在離石縣西者即今永寧州北之呂梁徒因離石縣
有呂梁山而河行離石之西故云在縣西實未深攷道
元引而辨之則以離石西界河無阻故溯流而上以
求其地是道元以尸子呂覽淮南所言不在離石而遠
在其北也蔡氏援以證呂梁離石正與其說相刺謬
宜乎閻百詩胡肱明不之取耳黃奭之南勝水所出曰
岐山在今孝義縣西百里一名孤岐西接寧鄉縣界北
連薛頭嶺接汾陽縣界其南坳曲閉曰盤重原東谿
澗俗呼北川東入勝水由原左轉連岡而南曰高唐山
東北距孝義縣治七十餘里其南麓谿澗俗呼南川逕
六壁府北東入勝水又連岡而南迤東曰玉泉山東北
勝縣治六十餘里山之東北麓谿澗俗呼左玉泉東
一山盤屈而下古通謂之岐山蔡仲默言岐山在介休
縣取山海經狐岐之山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
者綴其下又引水經注云案之本乃云勝水西出
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于其下防離
石諸胡因爲大鎮勝水又東合陽泉水也又東逕中
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所逕注之孤岐在今孝義縣

卽孝義縣治是山海經水所逕注之孤岐在今孝義縣

西宋熙寧五年省孝義入介休元祐元年復置孝義則不當繫之介休也秦氏又言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運之險阨不知北魏初河東岸雖石吐京之地萬山簇擁悉匈奴五部餘衆所居至狐岐以東汾川左右地勢坦平故于此置六壁立爲鎮成以防狐岐以西黃河以東山寇西距黃河二百餘里不可謂爲河運之險既呂梁狐岐之西始爲今臨縣永寧州及寧鄉石樓二縣山道則將置此四州縣峻峯鉅嶺萬山簇擁者于何開乎然山海經言勝水注于汾而水經協今則皆入文水以下諸因汾川東西轉徙驗之近事數年以前原公水以下諸谷湖皆自達于汾不與水經協今則皆入文水一如道元所見矣乃知禹貢惟壺口爲治河之事而梁岐則治汾之事也閻百詩胡朏明咸以梁岐爲雍州山夫禹貢先分別九州初非于其間又牽合治水之先後緩急也使冀州施功西兼及雍且遠踰漆沮涇水而西不啻大半治之則南亦可兼及豫東亦可兼及沈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乎戴氏之說確然可據先生則專主鄭學故以爲妄耳

蟻術編

卷四十

五

世楷堂藏板

秦魏必爭之地惟河西爲要

七國趙都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韓都上黨今縣屬

山西潞安府

此韓舊都後滅鄭徙都之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而魏都安邑今

縣屬山西解州此魏舊都也三國之境皆與秦接壤而

魏則并國都亦與密邇矣然河山之險足恃故魏所急

者惟在河西蓋黃河自積石至龍門而南至華陰東至

底柱禹迹古今不變也至春秋則此地爲秦晉分界所

必爭者攷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又司馬遷傳遷

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後魏志云夏陽縣有龍門山隋

改縣曰韓城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縣北五十里有龍

門山此黃河西岸之山與東岸山西吉州之壺口山隔

水相望司馬遷傳所謂河山之陽也此下南出龍門口

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至華山北而東行西岸爲陝西

同州府潼關廳南則河南陝州閭鄉縣東岸爲山西蒲州府永濟

縣此皆在禹貢雍冀二州分界春秋則秦晉分界戰國

則秦魏分界昌黎詩云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汙去松

柏在高岡中條條太行之支上連壺口今解州及蒲州

府正在中條之麓俯瞰河流讀昌黎詩可想其形勝王

序蓮洋詩選敘河中爲郡當兩介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崩巖掌華踏襄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之交也僖十五年傳晉惠公求

蛾術編 卷四十 六 世楷堂藏板

秦穆公納已許賂秦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杜預曰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

從河南而東盡虢略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愚謂虢

卽閭鄉解縣卽今州此惠公求入迫而妄許果爾秦且

越河而東深入晉地晉幾無以立國此歸國後所以悔

而不與厥後戰于韓爲秦所獲復縱之歸于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師焉至此晉惠已懾服不敢校秦深入晉

地矣至晉文公則英武非惠比城濮之戰子犯曰戰而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見僖公二十八年傳杜預曰

晉國內河而外山文公子襄公又能敗秦于穀晉日以

強霸甚久想河西日漸恢拓魏文侯繼之史記吳起傳
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敗五城文侯以爲西河守以拒秦
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起自論功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戰國策魏武侯與大夫淳于西河稱曰河山之
險豈不信固哉王鍾傳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吳起因
言地形險阻必宜修政武侯曰善西河之政專委之子
矣凡依河爲國者但守河險與敵共則危故必守河西
吳起時當必屯列戍深入河之西境尚書禹貢黑水西
河惟雍州爾雅釋地西河曰雖州禮記王制自東河至
于西河千里而近檀弓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蛾術編

卷四十

七

世楷堂藏板

文侯師想適館就見常在西河此魏所以拒秦史記秦世家秦用商君

東地至河此魏興衰大關頭蓋自秦取少梁少梁卽漢
夏陽縣今韓城縣其時秦已逼河至虜公子卽東地至
河而魏但保河之東北岸西南二面皆入秦安邑雖非
臨河然旣不能有河西秦渡河而東百餘里卽造其國
都梁惠王乃渡河而南遷都大梁今河南省城開封府
祥符縣也史記集解徐廣曰大梁今浚儀也推大梁所以得名
蓋因釋山梁山晉望也此卽禹貢冀州及大雅韓奕之
梁山想惠王必因此而更名夏陽爲少梁此蓋自晉文
公直至魏武侯武侯關地至此名以少梁者居然以晉

之望山名河之西界既被秦取不得已而南遷無聊之
思仿少梁稱大梁窮感甚矣當魏盛時西則跨河而有
河西南則面河而制河南此子犯魏武侯與司馬遷所
以皆言河山若大梁則無險可恃惠王云喪地于秦七
百里古里小于今僅得今里大半王又甚言之約計喪
河西地亦有二三百里讀書而不通古今不識地形則
何貴讀書人予足未至山陝展卷之下猶能揣量讀孟

子者宜知之

鶴壽案秦襄公始列爲諸侯僅有岐西之地至穆公而河東置城守則河西之地盡

爲秦有矣及至戰國魏文侯六年城少梁十六年伐秦
葉臨晉元里十七年西攻秦燕維陰郃陽三十二年敗
秦于注此見于史記魏世家者而吳起傳又載擊秦敗
五城之事然則魏之得河西自吳起始也衛鞅曰魏居

城術編

卷四十

八

世愷堂藏板

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秦孝公
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安
岸門虜其將魏錯然則秦之復河西自衛鞅始也魏既
不能保河西亦豈能保安邑不得已而有大梁之遷然
魏之大勢去矣其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
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故蘇
代曰秦正告魏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
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
後決澗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
須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
攻則滅大梁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

長安

漢高帝紀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鄉名案地
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當是自取美名史記作關中班
氏以關中地廣都在長安故追改之

鄭縣新鄭

漢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為周司徒寄孥于虢會幽王既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邱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是矣案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澠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于京兆之鄭為桓公始封邑也兖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

賦術編

卷四十

九

藏板世楷堂

所本紀年注云穆王以下都于南鄭薛氏云都于西鄭則是薛氏所見紀年非今本也南鄭在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東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水經河水篇云沔水東過南鄭南注云縣故褒附庸也者舊傳以南鄭為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鄭為稱惠氏禮說云有西鄭故加南河與于鄭桓公穆王嘗以南鄭為別都故紀年謂築祇宮也西鄭在今同州府華州北史記鄭世家云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友初封于鄭漢志京兆尹鄭縣鄭桓公邑詩檜鄭譜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世本居篇作械林者是也惟紀年則云宣王二十二年錫王子多父命居維則在今鄭州又云晉文侯二年周厲王子多父命居維則在今鄭父之邱名之曰鄭則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北故薛氏謂桓公未封京兆而惠半農謂天子畿內不以封也

南陵沂水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

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漣水篇說文水部沂水當作漣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

誤矣 鶴壽案封禪書稱秦都成陽霸漣長水皆非大川以近成陽盡得詞之沂水爲漣水之訛除說文水經注外上林賦張揖注云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漣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是亦未訛爲沂也水道提綱曰霸水上源卽藍水也出藍田縣藍關之西南山秦嶺經西安府境東而北有漣水西南自太乙山東南之西王谷嶺及秦嶺三源合而北流又東北流來會既合漣水東北至高陵縣南境入渭曰霸口觀此益知沂水之爲漣水無疑矣

王嘉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椽察廉爲南陵丞師古

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案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陵屬京

城術編

卷四十

十

世楷堂藏板

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陽郡之春穀縣地也南監版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謬刪去之

雜

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

二豫州川過郡二謂宏農河南也

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榮雒是也鞏縣入

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

阿陽

平原郡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

五行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外戚

傳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說

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卽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連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按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漢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侯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青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并錢說誤也鶴壽案先生據外戚傳以爲平原之阿陽當作陽阿似矣今案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平原

城術編

卷四十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漢高帝六年置河水又東北逕阿陽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卽中萬新爲侯國應劭曰涇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據此則平原郡亦有阿陽縣錢氏之說不誤

涇水過郡三

安定郡涇陽玕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案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過

郡三謂安定

此下原闕二字

京兆也雍州川見職方

鶴壽案涇水自安定

郡涇陽東南流逕右扶風漆縣左馮翊雲陽谷口也陽至陽陵入渭班氏所謂過郡三者安定右扶風左馮翊

也後漢以陽陵改屬京兆尹鄭氏所引地理志陽陵上有京兆二字涇水所過凡有四郡漢明帝嘗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蓋東漢別有其書康成所引者不必是班志今先生所解者班志而所引者東漢志自然有三郡四郡之異而又不敵違背鄭注故上著安定二字以合班志下著京兆二字以遵鄭注中閒空出二字則三隨便過去

河水過郡十六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為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

蛾術編

卷四十

三

世楷堂藏板

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

鶴壽案錢獻之新註注地里志作過郡十

九不數魏郡鉅鹿清河信都勃海而有千乘又云河自今濬縣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鉅鹿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成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入海仍是過魏郡鉅鹿等郡矣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

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

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

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

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注未確

京兆下郡

錢大昭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伯彥

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郡今郡國志無疑

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案鄭縣注引黃圖云

下郡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五年其時

已省下郡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于靈帝中平二年

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可見郡國皆載

永和五年鶴壽案下郡在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北錢

稱下蘇林音却為圭余謂武公伐邽邽置有上邽故

此封禪書稱灋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

城術編

卷四十一

世楷堂藏板

時于灋陽而祀白帝疑畦字從圭而邽字亦從圭灋陽

下邽其地境相涉此下邽之邽當為畦時之畦也今案

劉寬碑陰作下圭則錢氏之說信矣水經注云渭水又

東逕下邽縣故城南是漢順帝時無此縣而桓帝時已

復之

漢安郡帝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

安郡此志于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獻帝

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

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繇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州刺

雒縣

史治雒縣之證也西漢中於西漢

街東街西

舊唐書地理志關內道皇城南大街曰朱雀街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新唐書百官志稱為左右街此街各坊唐時第宅園亭寺觀皆在載宋敏求熙寧長安志近日畢氏沅太倉鎮洋人總督兩湖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已刻之予為絃白樂天凶宅詩云長安多大

宅列在街西東唐詩鼓吹注云街東西諸坊及西市多王公貴戚之家杜牧街西長句云碧池新漲浴嬌鴉分

鏤長安富貴家游騎偶同人門酒名園相倚杏花銀

賦術編

卷四十

十四

世楷堂藏板

鞦韆裏嘶宛馬繡鞅聰瓏走鈿車云云此皆言街東西

第宅園亭之盛也韓昌黎華山女詩云街東街西講佛

經撞鐘吹螺開宮庭早赴街西行香詩云天街東西異

祇命遂成游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云云此言街東

西寺觀之盛也昌黎又有題張十八所居詩云君居泥

溝上溝濁萍青青東雅堂韓集某氏注云張籍居長安

西街孟東野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張籍酬昌

黎詩云西街幽僻處正與嬾相宜杜牧又有雪晴訪趙

嘏街西所居詩嘏山陽人其書齋雪後詩鄉遙路難越

云云此必嘏在街西所居中作可知羈孤者參錯其閒

非盡烜赫者也又街西池館見李義山詩云白閣他年
別朱門此夜過疎簾雷月魄珍簾接煙波太守三刀夢
將軍一箭歌國租容容旅香熟玉山未此義山夜訪友
于館雷宿作一二敘與其人昔別今訪三四館中夜景
玩下半首似今日都會處會館或一省或一府一縣釀
金買屋作士商公寓官亦居之而京官未必居居者大
約皆外官文武兼有故云太守將軍但國租云云似當
時別有一種公項資糧隸于官中以供客者似猶有古
制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之遺
意而今不可攷矣

鶴壽案此條并下西明寺等五條略見三輔黃圖熙寧長安志先生所徵

蛾術編

卷四十

十五

世楷堂藏板

引者不過唐人詩文無關
典要姑從原本錄之而已

西明寺

西明寺在街西蘇頌長安西明寺碑略云慶明元年仲
秋詔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三藏法師元奘往以繩
度還而墨順次命少監沈謙之傾水衡之錢徹河宗之
府鈞北阜之烏伐南山之枝初歷落以星峙忽空崇以
靈曼攢拱岌葉騫薨宛轉叢倚觀閭層立殿堂珠綴窳
窳璇題照燭琉璃洞徹菡萏紛敷白日爲之隱蔽丹冕
爲之舒簷者凡十二所每動微風滴細雷窅然若來和
鎗然有去音悉豐麗博敞崢嶸曠朗奕奕焉耽耽焉中

國之莊嚴未有大荒之神異所絕于是移叨利之宮鎮
菩提之座遂賜田園百頃淨入百房車五十兩絹二千
疋徵大德高僧凡五十人行業童子凡一百五十人上
御安福觀以遣之駢象馬錯入龍幡幢之陰周四十里
伎樂之響震三千界紅粟腐積黃金巨萬行天厨之寶
輦泛海岸之雕驢我開元神武帝皇御十方四載極上
下神示伊護法者其聖王乎觀碑所言其侈淫如此造
孽河涯白樂天有西明寺牡丹詩云前年題名處今日
看花來又有重題西明寺牡丹詩此寺後則張籍所居
籍病目故云窮瞎也溫庭筠亦有題西明寺僧院詩云
爲尋名畫來過院因訪閑人得看棊而大中八年陸展
書咸通四年劉鏞書漳州陀羅尼經幢紋亦言西明寺
僧順貞譯此經新唐書柳公權傳嘗書京兆西明寺金
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

華陽觀

白樂天華陽觀詩自注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所謂頭白宮人婦影堂者也又有華陽觀桃花招李六
拾遺飲詩華陽觀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詩春中與盧周
諒華陽觀同居詩重到華陽觀舊居詩蓋樂天于應舉
時曾居之唐文粹有歐陽詹玩月永崇里華陽觀詩紋

蛾術編

卷四十

十六

世楷堂
藏板

李義山有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詩又有月
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
綵蟾云云攷南部新書云新進士翌日排建福門俟謁
宰相有詩曰華陽觀裏鐘聲起建福門前鼓動時則知
應舉者多居觀中諸人皆以試事居此其中必有廣庭
層樓故樂天義山與歐陽詹皆言玩月之事又金石文
字記有華陽觀王先生碑于敬之誤王元宗正書先生
名軌字洪範

東門

漢唐時州郡多在京師之東士大夫游宦于京者出入

蛾術編

卷四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皆取道東門漢疏廣受傳廣受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父
子竝爲大傅少傅移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東
方色青亦名青門邵平以故東陵侯種瓜青門外號青
門瓜是也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
盎門

駱山人池亭

出東門行不遠有駱山人池亭唐語林云駱浚者度支
司書手李吉甫擢用之典郡有令名于春明門外築臺
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谿橫似葉

舟云云蓋浚雖出胥吏頗好事且愛客池亭幽雅恰在
大道旁出京者初程遄發解鞍憩此有家口寄京者先
寄信回然後前進入京者以至此離京密邇或須先遣
僕往扞擋一切亦歇馬馬計吉甫用浚必在憲宗元和
中卜築亦在此時白樂天于穆宗長慶初自中書舍人
出守杭州有過駱山人野居小池詩云茅覆環堵亭泉
添方丈沼紅芳照水荷白頸銜魚鳥門前車馬客奔走
無昏曉名利驅人心賢愚同擾擾自注棄官居此李義
山于文宗太和九年有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兗詩云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云云劉得江亦太
蛾術編

卷四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和開成閒人有冬日駱家亭子詩云亭臺臘月時松柏
見貞姿林積煙藏日風吹水合池云云

商山

白樂天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初出京卽有
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李義山亦有五松驛詩云獨
下長亭念過秦云云自是而東則爲商山樂天赴杭州
有登商山詩有鄧州詩商鄧一連也後白由忠州刺史
拜尚書郎回京亦取道商山義山商於新開路詩六百
商於路崎嶇古共聞云云此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所
開也其自桂管歸破帆壞槩于荆江中遂改從陸路至

商洛則云昔去真無奈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橘紫見
地仙芝云云又歸墅云行李逾南極旬時到舊鄉楚芝
應徧紫鄧橘未全黃云云又商於詩云商於朝雨霽歸
路有秋光背鳩猿收粟投巖麝退香云云其從蜀中柳
郢幕歸有九月於東逢雪詩云舉家忻共報秋雪墮前
峯嶺外他年憶於東此日逢云云若四皓廟詩甚多略
舉其二有羽翼殊勲棄若遺云云一首有本爲畱侯慕
赤松云云一首亦因出京入京屢經其廟故耳又溫庭
筠經商山卻寄昔同行友人曾讀逍遙第一篇云云通
首皆曠達語總因商山爲入京必由之路故失志者其

賊術編

卷四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言如是又有商山早行詩所謂雜聲茆店月人跡板橋
霜且爲口實也義山又有送豐都李尉詩云萬古商於
地憑君泣路岐固難尋綺李可得信張儀雨氣燕先覺
葉陰蟬遽知望鄉尤忌晚山晚更參差蓋李尉從京中
閱盡苦辛方得山南東道南賓郡豐都縣尉一官出京
行至商山突遇一拐兒爲其所給盡喪資斧飲泣路岐
故義山贈之詩言旣不能遁世高隱如綺李豈可妄信
張儀之詐乎二事皆商洛事也因言燕與蟬尚能先知
嘆李尉之不覺其欺結言今已無奈尤忌山晚望故鄉
彌增切怛耳蓋商洛爲近京地亦猶今日之天津欺詐

之人所叢集故其言如此

蛾術編

卷四十



子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四十終

